

散文

做一个温暖的人

■ 江苏 徐 新

多年前一个夏天的傍晚，我下班回家正在做饭。这时门口响起了自行车铃声，就听到母亲喊我：“小新，快给我端一碗凉开水来。”我赶忙放下手中的活，迅速舀了一碗凉开水，送了过去。母亲刚把自行车停好，便抓过我手中的碗一口气把水喝了下去。喝完 后，她擦了擦额头的汗水说再给我来一碗。我诧异地看着她一眼，又去舀了一碗递给了母亲。喝完 后，母亲又站着歇了一会儿，才吩咐我帮着把后车架上的东西卸了下来。

吃饭的时候，母亲告诉我们，她今天去一个批发市场进了一些货，顺便给我儿子买了一些零食。我知道那个批发市场离我们家 有 20 公里路。我说，天那么热，为什么不等到周末让我去呢。她说：“你们工作忙，货物不多，也不是太重。只是今天遇到的一个路

边商店真是太过分了。”“哦？”母亲看到我们疑惑的神情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“进完货物回家，大约骑了一半路的时候，我觉得口渴，正好看到一个路边商店。于是，我下车进去希望讨一口自 来水喝，可是那店主说，自来水不给喝，你花三块钱买一瓶矿 泉水喝吧。我想想那一车的货物也就赚个三四十元钱，一气之下我就骑车走了。唉，人心啊，都坏了。”怪不得母亲刚回家一口气喝了两大碗水，我才醒悟过来。大家除了安慰母亲外，也只能口头谴责那个无良店主。而从那时起，我一直觉得那些不熟悉的路边商店都是磨刀霍霍的主，尽量不去那些店里买东西。

大前年冬天，有一天妻子开车去上班，到了单位后，同事提醒她，说她的车转向灯好像不行，她试了一下发

现确实不亮了。同事告诉她在离公司五公里的地方有一个维修部，但是同事也没去过只是看到路边的招牌。妻子想，那些路边店估计要狠狠地斩一刀了，但考虑到下班回去是高峰期，转向灯不行比较危险，最多让他们换个灯呗。于是，她开车来到那个修理铺，只见几个师傅在忙碌着。一个貌似老板娘的中年女士出来问妻子，汽车出了什么问题。妻子告诉她说，后转向灯不亮了。她让我妻子稍等一会儿，待哪个修车师傅先忙完就来查看。大约十多分钟后，一个师傅走过来问我妻子车的问题，轿车开了几年了，灯换过没有等等。他边问边把前面引擎盖打开，经过检查很快就判断说汽车转向灯没有问题，是电线的接触有问题，稍微处理一下就好。只见他把细电线用干布擦拭了几下，然后把接线处再

拧紧，上车一试，灯亮了。修理完毕，妻子问那个师傅多少钱。师傅说，你问老板娘吧。那个中年女士说，这个举手之劳，三五分钟的活儿，钱就不要给了，汽车要经常检查，才能保证行车安全。妻子听了这么暖心的话愣住了，原先的想法土崩瓦解了。

今年疫情期间，各镇街、村社区设卡设点，严防死守，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。很多镇村工作人员、志愿者都积极参与其中，夜以继日。路边的商店也没了生意，在风雨交加的夜晚，有的店主主动给这些加班的人员送开水送面包，却不计个人得失，我头脑中多年前的那个印象也被颠覆了。

后来我和母亲聊起当年那事时，她说：“我早就忘记了，社会上的人虽有三六九等，但善良的人还是很多的，我们要用心去感受，并且也同样以善良回报给他人，不能因为一件小事就记恨一个群体……”

尘世繁华，夹杂着善恶美丑，世间虽有不堪，人性也有残缺，但世界并不缺少善意，缺少的只是发现的眼睛。做一个温暖的人，用心感知这世间所有细微而朴素的美好，用善良对待他人，那么我们也一定会更多地被这世界温柔相待。



热水小镇夜景 摄影 张今卓

散文

群“星”灿烂

■ 玲子

始于喜欢，行于心动，终于爱好。心怀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，对万物生灵的怜惜之情，用心灵去感受，用镜头去记录所看到的，想到的世间一切美好的存在，这应该就是对摄影人的描述吧。

清晨，叫醒我的不是闹钟，而是微信的提示声，即使沉睡的我，听到这特定的提示声，也会瞬间清醒，去关注“踏着星光，迎着朝阳”的行程。这就是克什克腾旅游摄影群。

如果你没有时间去旅行，又想欣赏到家乡的四季美景，那么，就请入群吧。春赏杜鹃啼血，夏看草原如碧，秋观红叶似火，冬临皑皑白雪。不出门，你就可以领略到家乡的美食。那一幅幅饱含着摄影人对家乡的眷恋，热爱之情的画卷，就这样被你不经意间尽收眼底。

在摄影人眼中，一人、一物、一草、一木、一山、一河、一鸟、一虫，都会被他们所青睐。瞬间的美，被他们用镜头捕捉，记录下来，这是一个充满耐心、等待、辛劳和汗水的过程。在外人眼里，摄影人的那份对大自然的执着，喜爱已然成痴、成魔。然，就因了这份痴与魔，我们才会欣赏到更多的真、善、美。

每每跟随他们去拍摄的时候，看着他们不畏严寒酷暑的用心去发现美，用镜头去记录美，并把这美好的瞬间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；当人们欣赏到这些美景，并为之震撼，为之动容的时候；我想，这应该就是摄影人最想看到的，也是最欣慰的时候吧。记录美的瞬间，传播美的事物，把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倾注在了镜头里，无需多言，只是用那一一张张饱含热情的画卷，展示一颗拳拳的赤子之心！

犹记得我的一位亦师亦友的摄影家老师说过，其实，相机是携着我们走进大自然的拐杖，支撑着我们摄影人融入大自然，并用心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，挖掘并记录下那美的瞬间。还有位影友说过，大自然的瞬间美，得遇到能够发现并欣赏它的人。我想，那应该是高山流水，伯乐之遇。而我们家乡春天的映雪杜鹃，夏天的碧绿草原，长河落日，云海翻腾，秋天的金黄麦田，热情似火的红叶，冬天的雾松映雪，东面的温泉，南面的冰臼群，西面的草原，北面的石阵，在这个群里都被摄影人奉为至宝，并把这些家乡的珍宝用心加工并打磨出来，最终被世人瞩目，成为家乡一颗颗最耀眼的“星”。

来吧，这里“星光灿烂”，这里“群”星闪耀。每一幅照片都是一颗灼人眼球的明星。

每每看到一个摄影人按动快门时那专注，兴奋的样子，我便想，摄影人，都是热爱生活，敬畏自然，喜欢一切美好事物的人吧。而摄影人的精神，无畏风雨，无畏寒冷，无畏世俗，用一切自然的美好去感染、治愈、净化人的心灵，美的发现者、挖掘者、记录者、传播者。这便是摄影人。

这一幅幅生动鲜活的画卷，正如镶嵌在家乡草原上的珍珠，被摄影人一颗颗，一粒粒的用心捡拾起来，展示给世人，终将照亮家乡的夜晚，令家乡的草原熠熠生辉，大放异彩。

愿每天，这里都“星”光灿烂！

离开生我养我的小山村已二十五年。那是一个炊烟升起的地方。二十五年间，曾回过生我养我的老村五次，两次是母亲离世和三年后回去给离世的母亲烧纸，剩下的三次大都是一个目的，回头再看看老村的山山水水，再听听老村的人言物语。

每当看到炊烟升起，必然会想起儿时生活的老村。二十五年前，我破釜沉舟式地离开那个炊烟升起的地方，走到了遥远的千里之外。昔日老村里出现过的镜头，从点点滴滴到大片大片，凝固定型后一直珍藏在内心深处。不管荣耀还是落魄，不管繁华还是孤寂，老村的影像始终如影随形。

习惯在一年的尾声，细细数一下走过的人生旅程。那些令人难以忘记的过往，大都是家乡的那些事儿。想的最多的是，那里的老屋、老井、学校和昔日给予我无限关爱的乡亲们。

家乡的老井始终让我感念心头。老井位于村子前面的山沟中。从老井挑一担水到家里有半里之距，行程多是沟沟坎坎，几代人挑水走过的路，日经打磨，渐渐成了老村一种不可逾越的生活符号。听同村的老人说，那眼井有 130 多年的历史。老井不深，仅有 3 米，取水用不着辘轳，在水桶横梁上直接拴上绳索，就能直接提水。从井底到井口全部是用石头砌成的，是大队最浅的井。一百多年前，我爷爷闯关东来到这个村庄时，为解决村民的吃水问题，种地的大户人决定在村中打井。选好井的位置后，农闲时分，全村的庄稼汉拿出自家的绳索、箩筐、铁镐、锤子和钢钎，打下了那口井。

散文

炊烟升起的地方

■ 李冠男

清楚地记得，人民公社时期，前来担水的老乡大多是在早饭前，午饭后，尤其是晚上收工后人最多。来担水的乡亲在井台上按先后顺序将水桶放下分开，多数人将水扁担放在水桶上坐下等待。等待之余，男人们抽烟唠嗑。妇女们谈天说地，井台周围成了村民唠嗑和交流的场所。

每到冬季，井台上结满了冰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冬季的清早，总有些义务刨冰的人，将井台上的冰刨得干干净净。碰到老人妇女前来担水，任何一位年轻人都会主动帮忙打水和倒水斗子。强者帮弱者，井台上这种极为朴素的道德体系构建起全村人和睦睦的邻里关系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，成为成长过程中的情操积累。每到晚上，成群的牛羊分批从山上回来，齐聚到井台下面的石槽边，畅饮着主人为其准备的凉爽甘甜的井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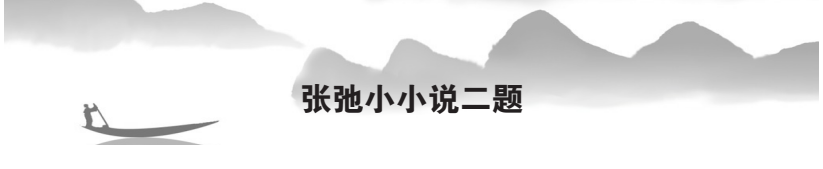
对于我而言，几十年过去，那口老井仍然位于于心。她就像母亲一样，用甘甜的乳汁滋养着我们姊妹，以博大的胸怀呵护我们长大，不管年轮多少，始终不变尊位。如今，村子里到处都是电动机井，村民都用上了

自来水，那口老井已经废弃多年，只留下了弯清澈甘甜的井水，默默地见证着老村的冷暖与兴衰。我每次回到村子，总要去看看曾经滋养小村人畜生活的这口老井。老井虽然完成了它的使命，但是却没有淡出了我的视野。

提起村庄，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村庄的古朴与宁静，想到的是高阔的蓝天，洁白的云朵，奔腾的草木，田野桑麻和潺潺的溪流，继而还会想到唯有在村庄才能听得见的蝉鸣蛙鼓、鸟儿啁啾、牛羊咩咩。在所有的想象中，似乎一切纯净的画面，一切悦耳的声音都来自于那里。

遥远的老村，就像一棵根植于心底的老树，枝桠参差，花开盈日。虽然人离开了村庄，但灵魂却始终未从那个叫此风岭的村庄里走出来。这些年来，老村一年年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甚至几次面临着小村整合搬迁的命运，但此风岭这个名字，已被被时光凝固在记忆深处。

顾名思义，此风岭那个老村常年都有风的莅临。春天，风掠过山坡，一路欢快地奔向老村，拂过院子里的



张弛小小说二题

杠精

假面

“杠精”，就是总唱反调、通过抬杠刺激惹翻别人的人。玲子的老公王生就是这样一个杠精，在自己的世界里铿锵地活着，让周围的人又恨又气又乐。

其实在处对象时，王生的杠精特质就初露端倪。一个冬日，王生跟玲子去商场买东西，大男人不愿逛街，就顶着寒风坐在摩托车上等，不料玲子迟迟不出来，把个王生冻了个半死，终于玲子拎着大包小包出来了，看到冻得鼻子通红脸发青的王生，歉意地问道，“冻够呛吧？”“啥？冻得轻？”王生哆嗦着冻得发木的嘴巴没好气地回到，玲子心想，这人有点儿意思。

结了婚后，王生的杠精天赋就越发地显现了。那时家家住平房，冬天生炉子，王生的朋友来串门，嫌屋子冷，咋捅咕炉子也嫌不热，王生脱口道：“山后那大烟囱热（火葬场）。”噎得朋友半天没上来气儿。有一回在丈人家吃饭，老岳父说起某餐馆的养面条怎么煮也觉得不烂，王生脱口而出：“那不就跟你这个人似的嘛。”登时让老岳父脸红脖子粗没了声响。回家遭玲子数落，王生自知理亏，欲哄哄老婆平息怒气，小声嘟囔道：“我也不是成心的，那么想着谁知就说出来了。”玲子气得破口大骂。在外边抬杠的事也不少。一次，王生进饭馆吃饭，服务员招呼说：“大哥吃饭呀？”他闷声说：“要是剃头就去隔壁了。”去买瓶擦脸油，售货员问：“大哥你就买一瓶吗？”他说：“咋地，还能买半瓶？”售货员当场没了电。朋友叫吃饭，解释说雅间有点小，他一句“广场宽敞”一桌人哄堂大笑。农家菜上的很实惠，锅、碗、盆全用上了，他跟服务员说：“你咋不用拔梢子（水桶）上呐？”惹得又一阵哄笑。玲子回家看地上有袋新面粉，随口问道：“哪儿买的？”他答：“厕所。”玲子气得翻白眼，他还振振有词：“问的这个多余，面粉不是在粮店儿买的还会是在厕所买的吗。”给朋友过生日，朋友免不了热情招呼，王生大咧咧地说：“甭招呼，反正吃的都是自助餐”，若不是多年朋友了解他的秉性，人早得罪完了！玲子没少跟着着急，却偏偏这杠精还有着极好的缘儿。

王生的抬杠事儿实在是数不胜数，他自己却浑然不觉，还乐此不疲。这样一个被玲子评价为“智商不高，情商为零”的大杠精，硬生生成了大家又恨又爱的活宝贝和开心果。



克什克腾融媒（客户端app）

克什克腾信息报（二维码）

克什克腾电视台（公众号）

晶电视欣赏自己喜欢的电影、电视剧。唯一令人遗憾的是，农业的成本越来越高，乡亲们一年在地里忙活，再好的收成也挣不了几个钱儿。经营土地成了赔钱的营生，农民除了节俭别无办法。

家乡秋天的明丽，自不必说，因为任何农村的秋天都是希望满满。由于地处东北，因为有雪，老村的冬天才更具怀念的味道。想起儿时的冬日，总是在没完没了的大雪中度过，一夜过去，地上堆积的厚雪，能没过膝盖，甚至一个冬天，老村外的原野都是白雪皑皑的原色。

这些年，我总是不停地在城市与村庄之间奔跑，从城市到乡村，再从乡村到城市。尤其从内蒙古西部回到东部县城后，几乎一有闲暇我都会走上回家的路。离开老村，回到西部，虽然有电话，有微信视频，但我总是不经意想念老家那熟悉的院落，想母亲做的饭菜，坐在温暖的炕头上和母亲面对面地说会儿话。

每次回乡，总要听母亲讲一讲村庄里的新鲜事。她也说很多生老病死的话题，说完后她都会嘘嘘感叹。老村里的年轻人搬走了。或者进入城市务工，或者在别的地方经营一份儿事业，只留下不愿离开土地的庄稼人长相思守。

炊烟，是老村生命的依托。有炊烟，老村就在，如果看不到炊烟，或许老村已经消亡，眷恋也就没有了归宿。

深夜，我做了一个梦，透过老村周边的树梢，又看到了袅袅升起的炊烟。